

历史内幕纪实

ZHISHI NEI MU JI SHI

上

甘肃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剑峰

封面设计：刘毅彬

装帧设计：左彦文

历史内幕纪实

(上、下册)

高 戈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宁夏中卫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23.5插页2字数5244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7-226-00399-6/K·40 定价：7.85元

目 录

毛泽东的第二个夫人——贺子珍·····	1
周恩来和万隆会议·····	57
毛岸英的一生·····	68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71
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内情·····	73
梁漱溟与毛泽东·····	75
周恩来与张治中·····	101
梁思成之死·····	106
接管上海的特殊队伍·····	126
毛泽东与儿女·····	129
林彪坠机内情及对外交涉经过·····	135
“钓鱼台事件”的真相·····	156
康生炮制的“谋杀苏枚案”·····	158
刘少奇始末·····	160

叶剑英智擒“四人帮”的内幕	165
关于林彪的几个问题	169
傅雷之死	191
王杰成为英雄的内幕	203
书生本色，太史奇冤—— 《海瑞罢官》纪实	206
钱树理之死	210
刘少奇在他最后的日子里	212
陶勇司令之死	231
图书文物大盗——康生	247
九一三事件补白	251
杨帆冤案始末	260
马思聪“叛国投敌”案	271
第一任公安部长	277
林立果“选美”内幕	289
第一个贴林彪大字报的人	301
姚文元笔下冤魂知多少	303
王稼祥之死	305
“天安门事件”的上层内幕	

“四五”英雄今何在	311
乱世狂女——聂元梓	319
宋庆龄最后的岁月	323
“两个凡是”的提出、抵制和斗争	338
大国与伟人	340
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里	347
出使苏联	356
温暖的大家庭	363
蒋经国上海“打虎”记	372
刘英谈张闻天、贺子珍	387
“九一三”后的林豆豆	390
蒋经国的亲家和儿女	396
张学良被软禁后的东北军	407
杨虎城夫人之死	409
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	413
我在孔祥熙官邸见到的内幕	430
蒋介石要求访苏密闻	452
五十年代台湾当局内幕	453
蒋介石必杀杨虎城	462

美国侵略战争救了蒋介石的“驾”	464
朝鲜战争时期的麦克阿瑟	466
斯大林的奇异形象	478
基洛夫心目中的斯大林	490
布哈林其人及其冤案	497
列宁晚年同斯大林的几次争执	523
苏联肃反运动与冤假错案	525
基洛夫谋杀案	533
赫鲁晓夫被撤职的经过	535
“中曾根裁定”的内幕	537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554
瓦尔德海姆历史问题之谜	573
左右日本的“影子内阁”	
——日本政界内幕	581
“赫鲁晓夫”退休之后	589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个人崇拜	596
布哈林最后的日子	604
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	609

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的下场	622
苏联体制10年沧桑	629
萨哈罗夫事件始末	636
布哈林、我起誓	644
图哈切夫斯基之死	648
叶落归根的飘零儿	653
赫鲁晓夫回忆录	661
几个已故国际人物——原国联秘书长、 让莫内回忆	689
二次世界大战前奏——德苏条约秘 史	698
朱可夫元帅被撤职经过	707
葛罗米柯眼中的斯大林	710
死在枪口下的斯大林夫人	718
肯尼迪与黑手党之间的瓜葛	724
风平浪静的勃列日涅夫时期	729
俄罗斯旋风	736

毛泽东的第二个夫人——贺子珍

此文根据贺子珍同志生前口述，根据李敏、孔令华、贺海峰、贺小平、贺麓成、贺春生、贺敏学、李立英、方志纯、朱仲丽、水静、钱希均、邓六金、钟月林、陈昌奉、吴吉清、何长工等同志以及北京301医院、上海华东医院的医护人员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写成。

人们简直难以置信，如此强烈的矛盾会这般神奇地地揉合在她的生命之中。她是叱咤风云的巾帼。她是敦厚善良的贤妻良母。她是璀璨夺目的星星。她是湮没太久而不为人知的明珠。她是最彻底的无产阶级；然而，她从来认为，自己的财富乃是人间最大的……

一个不为人知的极普通的小女孩发现了一个同样不为人知的伟人

人的心就是一面镜子，瞎子凭着自己的良心，能窃视到明眼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小孩凭着纯洁的心灵，捕捉到大人所忽视的细微末节。

清晨。上海。湖南路与武康路相交的拐角上，一个蹦跳着的小女孩突然地站住了，她那双明亮的眸子直射向一扇浅

灰色的大铁门。这两扇铁门究竟紧闭了多久，她可说不清，在她的心目中这两扇大铁门是永远紧闭着的。孩子特具的神秘感已牢牢攫住了她的心，她终于看到了奇迹：门开了，心扉中的门敞开了……

小女孩喜不自胜，过年也没有这样高兴。她连蹦带跳地赶回家，对着正在拾掇房间的奶奶直嚷嚷：“门开了。轿车。陈毅市长坐在里面。”奶奶大为惊讶。虽说当年陈毅市长住在那里时，她们是紧邻隔壁，时常能见面，有回陈毅市长甚至还到她的家里闲谈了一会——这是合家的光荣。可一晃八、九年，陈市长调到中央去了，再也没见过。奶奶好奇地问孙女：“长得什么模样！”

小女孩用双手比划着：“这么高，……是个女的……”

奶奶打断了孙女的话：“那不是陈毅。”

小女孩紧逼了一句：“不是陈毅是谁？”

奶奶语塞了。陈毅走后，那两扇大铁门就再也没有开过。她感觉得到那里面还有人住，只是不知道住在里面的是谁。她只能岔开话题，笑着对小女孩说：“傻丫头，陈毅早就搬走啦！”

德高望重的陈毅市长极自然地在小女孩脑中扎下了根，她也极自然地把了不起的人同陈毅的名字系成了不可分解的结。她撅起了小嘴，相当自信地说：“不是陈毅，反正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回答这句话，奶奶倒是有充分的自信：“谁也比不上陈毅市长更出名！”

老奶奶恰恰在最自信的回答上出错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住在紧邻隔壁的竟会是赫赫有名的人，可能她的名字不比陈毅市长更为人们所知，但也决不会比陈毅逊色多少；可能她参加革命不比陈毅更早，但也决不会比陈毅迟多少……

起点上海，终点南昌。但生命的起点和终点并不是在这两个点上的。她想到了许多，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想到……

从浅灰色大铁门里驰出来的米色轿车，很快跑完了淮海路，沿着幽静冷僻的新华路一直向西北驰去。阳光透过微微拉起的窗帘，照在倚靠着后座的一位未老先衰的妇人身上。她看上去不过四十多岁，但严峻的已往已经在她的眼角边刻下了密密匝匝的皱纹，也把她当年乌黑油亮的发丝染成了一片霜白。眼下，人们只能从她脸上自然流露的那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神韵，去推测她年轻时的英姿。她闭着双目，好象在思考什么。她的身旁坐着一位大姑娘，青春在姑娘的身上到处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她的微微隆起的胸脯上挂着一枚“上海师范学院”的校徽。

轿车迅速来了个急转弯，宽阔的虹桥路展现在她们的面前。年长的那位猛地睁开眼睛，有点急切地打量着窗外的景色。她只觉得眼前的一切熟悉而又陌生。她蹙眉苦思，怎么也想不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的，她不可能想清，因为几年前她是在半昏迷的状况下，经过这条路的……

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比这天更灿烂辉煌，它宣告了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它宣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站立起来了——它是1949年10月1日。

在这个举国欢腾的神圣日子里，她却想到许许多多痛苦的往事。她的思想是矛盾的。她高兴吗？奋斗了二十多年，今日终于如愿以偿，人民从桎梏中解放了出来，还有什么比这更令她激动不已？然而，为了这天的到来，她一家抛头

噢，洒热血，父母双亲、还有那个稚气未脱的逗人喜爱的小弟弟，还有她个人所罹受的灾难，难道可以用文字来表达得吗？

她才离开浙江省妇联主席的职位，来上海市委组织部就任。这时她混在机场工作人员中间，聆听着开国大典的实况转播。

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通过高频率的喇叭传来，令人心魄动荡，热血如潮。她笔直地站在虹桥机场的飞机跑道上，屏声静气地听着。

蓦地，她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这声音有摧山撼岳的力量，越过了千山万水，从遥远的北京传到上海，传到天涯海角。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的，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炎黄子孙，华夏后裔，不再是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了！可是她个人得到的却是什么？却是什么？！她只觉得天在旋，地在转，坚实的一切都在下塌，都在崩溃，都在瓦解，都在破碎。她就象一个心力交瘁的马拉松运动员跑完全程时一样，倒下了。全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她却在一刻倒下了……

她——贺子珍，毛泽东同志的老战友，一个从井冈山时期就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冲锋陷阵的老战士的倒下，震动了党中央。当时主持华东局和上海市府工作的陈毅同志首先站立出来，秉持公道，顶住了一股潜在的威胁贺子珍肉体和精神生命的阴暗势力，派最好的医生给她治疗，让她住进自己的住宅，使她的病情很快稳定下来……

轿车驶进了虹桥机场。不等车子停稳，贺子珍就跨出车门，朝候机室走去。

这个四周安着落地玻璃长窗的现代化候机室，迎面送来康乃馨的香味。宽阔的旋转的内楼梯，缀满花的楼顶，显示了它宏大的魅力。

这里的人大都来去匆匆，只有一两对送别的情侣在墙角里悄无声息地互道珍重，眼眸里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恋情。他们在这时刻最需要表白自己的心迹，让自己所爱的人能彻底地明了自己对爱情所执的态度，绝不会因天各一方而稍有变卦。他们往往表现得那末蠢笨，不用说美妙华丽的词藻，只怕连最普通的话也说不全；莎士比亚、普希金诱人的、含哲理的名句在匆忙中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尽管如此，毋需懊丧，只要一个稍纵即逝的眼神，就能在各自的心里播下可以期待收获丰硕的种子……

贺子珍朝卿卿我我的情侣瞥了一眼，转身走上铺着绛红色橡胶地毯的台阶。在拐弯处，两个下楼梯的、身材高大的外国人——在那个时代，在中国土地上活动的外国人大都来自列夫·托尔斯泰的故乡。他们步子迈得太大了，又并排着，手里都提着硕大的旅行包，这就形成了一堵无形的威慑力量，往下直逼。

她走得太快了！她好象在忖度着什么，因而没看见这突然出现的屏障，迎面直上。

两个力量相撞了。被撞着的苏联人吓了一跳，他不会想到中国的一个不显眼的女人会顶撞上来。他的表情有点难看了，那双凹陷在高高的鼻梁骨左右两个深潭里的绿眼珠子，射出两道不很友好的光芒。他的朋友在潜意识里流过一阵幸灾乐祸后，出于高度的友情，顺口胡诌了两句永远也不能写进外交照会里的话——当然是俄文。

当她撞着了苏联人时，挺自然地摊开双手，这意思是请

对方原谅或者对此表示遗憾。当她猛听到那两句不登大雅之堂甚而有辱国格的话时，骤然站住了，冰冷的脸上露出矜持和高傲的气质，她用极有礼貌但又颇含讥讽的口吻，回了一句话——当然也是俄文。

一个穿着不入时，又上了年纪的普通中国妇女，能说出这样流利的俄文，使两个苏联人傻眼了。她却略略挺起胸脯，把一串“笃笃”的皮鞋声，留给了仰视着她的那两个人。

候机室有高下之分，贵宾和普通人的候机室不在一起。她推开掩着绿色乔其纱的门，才欲踏进贵宾候机室，忽然听到一个很有礼貌的——出于职业性的委婉口气的招呼声，“同志，您在——”这自然不会听错，服务员正指向普通候机室的手补充了语言上的不足。她先是愕然，继而宽慰地笑了笑，不过这笑里总或多或少掺杂着一丝凄楚的神色。

她在普通候机室的乱堆里找到了一个不显眼，又不会受人打扰的座位。她用自己白皙细长的右手支住面庞，目光——那交织着彷徨、期待、痛苦、幸福的目光，凝聚在一个焦点上，死死地盯在自己的黑色牛皮鞋的鞋尖上。她总是思索！要不是有人突然闯来，她会永远保持原先的姿势。

先前跟她并排坐在轿车后座上的那位上海师范学院女学生踩着轻盈的步履，走进了候机室。所有人的目光全向她望去，她的婷婷的腰肢，富有弹性的步态，都给人一种惬意爽目的感觉。她好象猜着了她的美已留在每个人的心上，她为之骄傲，由这种骄傲，细嫩光洁的脸上竟泛出了玫瑰色的红晕。

这真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疏忽，唯一一个不欣赏这个充满活力的姑娘的人，竟是她的姨妈。

“姨妈，依为啥不到贵宾候机室里去？”生硬的上海话里夹着广东口音。

“一样。”贺子珍的答复再简练不过。她不想把适才经历的小小磨擦，赘赘细语地讲给外甥女听。

外甥女也有她的道理：“里厢总归清静些。”姨妈不想介入这场毫无意义的争议中来，微微颌首称是。很快地姑娘流光的眸子注视在窗外起飞的飞机上，她象燕子一般扑向明亮的玻璃窗。

飞机捎走了姑娘的理想，带给她——贺子珍的却是痛苦的追忆。

在伟大的共和国大厦矗立在东方时，我们的开国功臣都可荣耀地说，我曾为这座大厦奠过基底，我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迈出人类历史杰出的一步。但有谁会说，我经历过两个二万五千里长征，而且后面一个不为人知的长征比前面一个众所周知的长征还要加倍的艰辛

在娇娇（也就是李敏）出生后的第二年，即1937年，贺子珍毅然决定将孩子托付给钟月林。她恳切地对钟月林说：“小钟，你能帮大姐一个忙吗？我想把娇娇托给老乡照管，我要学习，要工作，没有功夫照看她。你帮大姐一个忙吧，找个老乡，越快越好！”面对着素来敬佩的贺大姐，听着贺大姐烫人心的话语，钟月林不由打愣住了。她躲闪其辞，支支吾吾，说不准个丑寅卯。钟月林很想替贺子珍分忧解愁，但她很清楚：贺子珍早已将唯一的儿子托毛泽潭和贺怡夫妇，转交给赣南地区的老俵，至今信息全无。而今眼见生了个女

儿，毛泽东又很喜欢她，怎么好再骨肉分离呢？

贺子珍见钟月林不应允，也动了真情：“小钟，革命尚未成功，还要靠我们努力呀！再说，我早有心去治治身上的伤。”钟月林见贺子珍说得这样坦率，她也摸准了贺大姐的执拗刚强的犟脾气，只得应允了下来。

事后，当中央机关的同志了解到红四方面军里面，有一位四川长征过来的年轻妇女战士张秀英，刚生下的孩子就夭折了，她有足够的奶水可供娇娇喂养，马上把她从洗衣队调到机关合作社同她爱人焦桂林一道工作，并请她当娇娇的奶妈。

在贺子珍的肉体中还镶嵌着十七块弹片，每到寒风凛冽的冬天，或是阴霾沉沉的晚秋，贺子珍总要受到常人所没有的痛苦，弹片象钢刀锋刃，在她的身躯各处搅着，苦不堪言。为了工作，为了学习，她必须先要剃去自己身上的隐患。延安的医疗条件极差，设备简陋，根本不可能动这样的大手术。

真是无巧不成书。1937年10月，刚好邓颖超同志要到重庆去做统战工作，乘车从延安出发，途经西安。贺子珍匆忙间向还在“呀呀”学语的娇娇告别。她摇晃着活泼可爱的小宝贝，絮絮耳语“宝宝，乖孩子，妈要走了，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很久很久才能……”贺子珍的喉头象塞了什么东西，哽住了，鼻子发酸，眼角挂上了盈盈的泪水……

贺子珍原本想去上海治伤，那里的医技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可是她迟了一步，上海没去成。贺子珍在西安街头邂逅从上海返回西安的钱希钧（毛泽民的爱人），钱谈到了上海战事不断，一片混乱。

出于无奈，贺子珍在西安滞留了下来。相隔没几天，她

收到毛泽东托人捎给她的一床毯子，还附着一封亲笔信，看到毛泽东熟悉的字体，读着信中出于肺腑深情的词句，贺子珍思如潮涌，她真舍不得离开延安，那里有她的亲人，那里有她的同志，那里有她所需要做的工作。她真想听从这殷殷切切的感召，立刻长上翅膀，飞回宝塔山。然而倔犟的贺子珍第一次没顺从毛泽东的意见。为了将来的工作，她首先要去除身上的隐患——这可恨的十七块弹片！她有自已的信念，而这种信念一旦确定，是坚如磐石的。

十七块弹片是她的骄傲，也是她的仇敌赏赐给她的永恒的留念。倘不发出这般难熬的疼痛，贺子珍还真舍不得开刀取走呢！她要让后人知道，革命道路的坎坷艰难。象谜一样奇怪的是：尽管她去过莫斯科治伤，但直到1984年4月19日与世长辞，弹片依然深深地嵌在贺子珍的肌肤里，就象生下了根。

弹片之谜的谜底又是怎样的呢？换言之，就是这十七块弹片是如何深深地扎在她的肌肤中的呢？她这个虚怀若谷的巾帼豪杰自然不屑于炫耀于众。然则，由于各人的记忆力各不相同，时间的流水毕竟会无形地淡化人们的记忆，也就形成了诸说不一。我们还是比较倾向下面的一种说法。

1935年3月里的一天傍晚，贺子珍所在的卫生干部休养连的队伍，到达了贵州盘县的某地，离宿营地只有十里多路了，大家已疲惫不堪。连长侯有成看到日头已西落，就下了原地休息的命令。让队伍靠在树林旁的高坎下休息。正在战士们席地而坐、说说笑笑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阵阵嗡嗡的响声。大家不约而同抬头一望，只见一架小型飞机钻过山谷。连长、指导员忙着转移几个老战士和伤员；贺子珍也当机立断，吩咐大家分散隐蔽。

飞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响，它从云缝里钻出，张着乌鸦似的翅膀向着红军休养连隐蔽的地方俯冲下来。一阵疯狂的机关枪扫射，紧接着投下了一枚炸弹。炸弹把高坎炸得土崩泥溅，弥漫开来的烟尘火光把贺子珍吞没了。

贺子珍没有被炸伤。她从烟尘中爬了出来，发现一个担架暴露在梯田中央，一个担架员已炸死，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正在呻吟着，挣扎着想从担架上爬起来。这个伤员是一位红军的师政委。

这师政委是一方面军的一员猛将。在攻打娄山关时，他身先士卒，立了功勋。在后来的攻打遵义城时，他负了重伤，断了一条腿。贺子珍目睹这位战斗英雄生命岌岌可危，奋不顾身地朝担架冲去。她用手巾利索地包扎好他的伤口，然后把他扶在担架上躺好。就在这时，炸红了眼的敌机又一次俯冲下来……在这危急的关头，贺子珍一下子扑到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躯体替战友做了一道掩蔽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战士们看见贺子珍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蹒跚着跨了几步，又跌倒在地。警卫员吴吉清跑过去一看，只见贺子珍遍体鳞伤，鲜血从豁口里往外涌，染红了衣裳。那得救的师政委边啜泣着，边用双手支撑着，爬向贺子珍……

到哪里去治伤呢？上海早已在日寇的蹄下蹂躏得不象样子了，其它各地形势也颇紧张。要是不碰上刘英同志，贺子珍准会一筹莫展。刘英染上了肺病，要到苏联去治疗。同行的还有在战争中丢了一只胳膊的蔡树藩、断了一条腿的钟赤兵。贺子珍瞅准机会，给延安写了一封信，要求借他们同往。

一种分别，两种情愫。在延安的毛泽东接到子珍的信时，心怀忐忑。他很清楚，贺子珍有孕在身，要离开祖国